

启真·闲读馆

[德] 克劳士·提勒多曼 著
刘兴华 译

作家们的 威尼斯

威尼斯以独特的风情
迷炫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人墨客，
拜伦、歌德、蒙田、卢梭、普鲁斯特……
他们将自己的激情、爱、渴望与抑郁
赋予这魔力之都……

Venedig

Literarische Streifzü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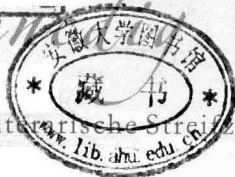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启真·闲读馆

作家们的 威尼斯

[德] 克劳士·提勒多曼 著
刘兴华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家们的威尼斯 / (德) 提勒多曼著; 刘兴华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9
书名原文: Venedig
ISBN 978-7-308-10556-9

I. ①作… II. ①提… ②刘… III. ①游记—作品集
—德国—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0931号

作家们的威尼斯

[德] 克劳士·提勒多曼 著 刘兴华 译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92千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556-9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前言

大运河（Canal Grande）像个大问号般，蜿蜒在数百年来宫殿之间。几百年来，诗人与作家探索着“谜样的威尼斯”，多半的人在碰触这个谜时，都像亲近女人一般——惊艳、赞美、恋慕。在诗集与长篇小说中，这份感受各有不同的风情。

关于威尼斯的魅力，世界各地的文人不只侃侃谈过，也留下了批评的文字。由于每个人都以十分独特的方式观察水都，这座城市的文学面貌便不断翻新。如此一来，仿佛再有任何的洪水，威尼斯都不会下沉。

挑选书中的作家，自然主观——除此之外，亦无他法选出这许多写过威尼斯的男女作家。读者在这会见到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当然也有一些名气不大的作家。而一些特别知名的，则未选入，像托马斯·曼（Thomas Mann）或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他们经常在媒体上曝光，以致他们和威尼斯的关系，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新的切入点。一些标有年代的章节也编入书中，那是我个人在威尼斯的记录与观察，是多年来的“亲身经历”。

这里，我再举出两位今天的威尼斯文人，名气已跨越自己居住的城市与国家：皮尔·玛丽亚·帕西内提（Pier Maria Pasinetti），在意大利与法国都曾得奖（已是退休的文学教授），他的许多小说中，威尼斯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他早期的一本书《威尼斯红》亦被译

成德语。至于在闻名遐迩的圣马可图书馆工作的文学研究者安娜莉萨·布鲁宁 (Annalisa Bruni)，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她最新的短篇小说选《书痴的故事》(*Storie di Libridine*)，利用“Libridine” (书痴) 一词玩弄着“Libido” (性欲) 与“Libri” (书) 的文字游戏，可以译成“按捺不住的书欲”——这种瘾头也给了本书动力。

目 录

- 1 阿尔多·曼奴奇欧——书的主宰
- 13 圣马可广场——剧场、鸽子与观光客
- 19 宫殿中的披萨店——在彼特罗·阿雷提诺家用餐
- 25 薇洛妮卡·法兰柯——交际花与诗人
- 37 蒙田——旅行是有用的功课
- 45 托马斯·柯耶特——步行的清教徒
- 53 卡尔洛·戈尔多尼——自然之子与忠实的描绘者
- 65 让-雅克·卢梭——风流缪斯
- 73 约翰·卡斯珀·歌德——愉快悠闲的漫步
- 83 戈登·拜伦爵士——激情威尼斯
- 99 歌德——愉快与收获
- 111 亨利·拜尔·德·司汤达——解放的想像力
- 121 乔治·桑和缪塞——威尼斯的爱情剧
- 129 爱蕾娜拉·杜瑟和邓南遮——双重火焰
- 141 约翰·罗斯金——威尼斯的石头
- 149 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威尼斯生活
- 157 马克·吐温——天真的游客

169	亨利·詹姆士——一桩永恒的风流韵事
179	马赛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187	赫尔曼·黑塞——摇船中的宁静时光
197	埃兹拉·庞德——威尼斯诗篇
207	奥尔嘉·拉奇——在自己这一生的博物馆中
213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吉他的星座
219	海明威——威尼斯之爱
227	托切罗——最私密的海明威
235	圣米歇岛——威尼斯的流动墓园
239	桥上的相遇
245	布罗斯基——与威尼斯的秘密恋曲
253	朵娜·里昂——犯罪小说和斗殴
259	译名对照

阿尔多·曼奴奇欧
——书的主宰



一九九五年五月，威尼斯印刷师阿尔多·曼奴奇欧（Aldo Manuzio，一四四九—一五一五，其拉丁化的名字是 Aldus Manutius，故又译为阿尔多斯·曼奴裘斯）作坊印行的书籍以一百万英镑拍卖售出，伦敦佳士得（Christie's）公司对此表示相当满意。这些全部高出正式预估价格的书籍，都是些哲学与人文类的作品，今天只要花上几十欧元便可买到新的版本——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者亚里士多德及普鲁塔克（Plutarch），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彼特罗·本波（Pietro Bembo）及鹿特丹的伊拉斯摩斯（Erasmus von Rotterdam），另外，还有一本至今依然显得神秘，由圣道明修会修士法兰契斯科·科隆纳（Francesco Colonna）所作、配上出色木刻插图的《波里菲洛的情欲之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以及一本染发剂配方的书出现在拍卖会中。

拍出的价格非比寻常，但这个男人也非比寻常，他的作坊可是出了不少珍贵的书籍。阿尔多·曼奴奇欧，一四四九年生于维雷特里（Velletri）附近的巴西安诺（Bassiano），算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印刷师傅。一四九二年，当他在威尼斯的作坊——可能位于今日的泰拉二号运河（Rio Terà Secondo）二三一一号——开始在自己的印刷机上印制令人赞叹且广为仿效的经典版本时，这个漏

湖城市已经有了几十间印刷作坊，其中包括来自史拜尔（Speyer）的德国兄弟约翰（Johann）与温德林（Wendelin），及法国印刷师傅尼可拉·詹森（Nicolas Jenson）所开设的作坊。

不过，阿尔多·曼奴奇欧并不像多数他的同侪那样，只是一名制版印刷工匠，他还是一位十分博学的人，对普及希腊及拉丁经典作家特别用心。在罗马帝国灭亡后、那战火横行的几百年中，艺术与学术知识依然无人理睬，重要的古代文献多半只有差劲的翻译与错误连篇的抄本。此外，中世纪迷信权威的经院神学学者只会在文字上钻牛角尖，而不在乎优美的语言。

受到像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与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等人文主义作家的鼓舞激励，阿尔多决定开设印刷作坊，尽量正确地将古代作家的作品与观念普及到全世界去。几年内，阿尔多的住处成了人文主义学者与作家的固定聚会地点，他们带给他校订过的与可以付印的古代文稿，并帮他刊印。

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在古希腊罗马的作品中，再次发现他们祖先的高等文化。在这时期，传承古代伟大遗产的自觉，仿佛野火燎原。十九世纪意大利文学家法兰契斯科·德·山克提斯（Francesco de Sanctis）在其著名的《意大利文学史》中，认为这种心态上的运动有如“一种特定的电流，会在某些时代穿透整个社会，赋予这个社会一种独特的精神。在十字军时期导致欧洲迎向巴勒斯坦，后来深入印度的同一动力，促成美洲的发现，现在这股同样的动力，逼使意大利人再度挖掘出长久以来埋在野蛮灰烬下的文化世界。那是他们的语言，那是他们的知识。在他们看来，他们仿佛再度找回自己的知识与财产，仿佛再度降生在文化之中。大家称这个新的纪元

为文艺复兴——一种再生”。

身为饱学之士与致力教育之人，阿尔多·曼奴奇欧认为提供各个国家的学者便宜的好书，借以深入古代知识，正是自己的神圣义务。意大利对古代文化的这股狂热，很快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德国人、法国人及英国人对于出自这位拉丁化名字为阿尔多斯·曼奴裘斯，其威尼斯印刷作坊小心校订印制的书籍，甚感兴趣。然而，有些意大利学者认为通过书籍印刷普及希腊作者知识的作法，并不明智，因为“蛮人”可在家中自习，不太需要造访意大利这个教化的源头。

在阿尔多的时代，威尼斯无疑是印刷技艺的中心。十五世纪初，这座强大富裕的贸易城市已有十九万名居民，当时印刷作坊已比意大利其他城市来得多，约有两百间。此外，威尼斯住有许多博学的希腊学者，他们逃离战火来到这座潟湖城市，现在可以在这对特定的语言问题提供咨询，有助阿尔多的工作。

威尼斯拥有珍贵的古代手稿这一点，对阿尔多来说，亦很重要。拜占庭红衣主教约翰诺斯·贝沙里翁（Johannes Bessarion）由于偏爱威尼斯，在他死前四年，便将他大约有九百册图书的无价图书馆赠给这个潟湖城市，其中包括大约六百份珍贵的希腊文手稿。这位一四七二年去世的希腊学者的捐赠，同时促成了圣马可图书馆的兴建。

长久以来，威尼斯这座商人与水手之都对古代文献丝毫不感兴趣。一三六六年，彼得拉克便已赠与这座城市他自己的藏书。不过，这批包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手稿、价值难以估量的书籍，一百五十年来遭到冷落，直到其中许多书籍开始损毁破碎。红衣主

教贝沙里翁死后，这些书籍终于被并入未来圣马可图书馆的藏书中。一五三七年起，雅克伯·山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主持该图书馆的建筑工程，死后再由维岑左·史卡莫奇（Vincenzo Scamozzi）接续下去；后来在这座华丽的“马奇安纳图书馆”（Biblioteca Marciana）的阅览室中，立了一尊彼得拉克的大型胸像。

不过，搭建圣马可图书馆时，发生了一件意外。十六世纪初，威尼斯人将圣马可广场扩建成为一座富丽堂皇、能够展示共和国权力的广场。佛罗伦萨建筑师雅克伯·塔替（Jacopo Tatti），即山索维诺，负责这件宏大的工程，一五二九年起，他致力规划这座大广场及其周遭建筑达三十年之久。最后，在他主持下，总督府对面广场上建起那座华丽的图书馆。

然而，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那晚，图书馆大厅部分拱顶坍塌。没有查出意外原因，山索维诺立刻锒铛入狱，惨遭虐待。因他的朋友提香（Tizian）和阿雷提诺（Aretino）求情，才使这位建筑师免遭进一步的刑囚。山索维诺可以出狱，但薪资被扣，且必须负责自力修复损坏部分。

好在很快查出这件意外并非起先所想的那种重大灾难，只有一扇窗户和其上拱顶毁损。倒塌的原因可能因为一名建筑工人过早拆除必要的支架。海上一艘船舰炮火射击导致的震动，显然让石块松动。同样受到伤害的建筑师山索维诺在圣马可大教堂为他的两位朋友，后来也为他自己立下一个小型纪念像，在教堂法衣室的铜门上塑上提香、阿雷提诺和他自己的头像。

对当时的威尼斯来说，火炮射击一事司空见惯，不只用在欢迎国外贵宾。阿尔多斯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开展自己的业务，在他

出版的第一批书的前言里，他便已抱怨道：

自法军入侵拿破里后，半岛上便骚动不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瑞士人四处蹂躏，街上不再安全。内陆贸易中断，阿尔卑斯山道路被阻。威尼斯虽然因为地理位置，暂保安稳，但在圣马可广场上，可以听到附近敌人的火炮声响。

尽管局势险恶，阿尔多斯依然尽力供应阿尔卑斯山以北客户书籍。由于声誉绝佳，他收到许多学者来信，却因工作繁忙，无法一一回信。此外，每天都有不速之客来到他的作坊，打扰他的工作，部分因为好奇，部分出于无聊，也有部分带着自己的手稿前来，令他无暇应付：“他们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就像血蛭一样，没吸饱的话，是不会离开皮肤的。”他在给一名熟人的信中这样骂道，但最后他还是找到了一个摆脱这种骚扰的方法：

不重要的信，我根本不回，重要的信，也只三言两语。没人会怪我，我有时间的话，宁可花在出版好书上。但对访客，我在自己工作间门上刻上以下文字：“不管你是谁，阿尔多斯恳求你尽量少言，尽快离开；如果你来这里，像赫拉克勒斯（Herkules）一样，在阿特拉斯（Atlas）疲惫之际，扛起他的重担的话，这里会有工作给你和所有来这的人。”

大家当时一般印制大尺寸的大字体对开书册。阅读这种并不轻便的书籍时，多半搁在桌上或斜面阅读桌上，不过寄送这种大开本

书册并不容易，旅行阅读时也不方便。阿尔多斯虽然也印制对开书册，而且尽管纸张昂贵，还是留出宽大的书缘，让学者不必在文中写下他们的注记。此外，阿尔多斯也以不同方式缩小字母，印制常被阅读的拉丁文作家时，则采用轻便的八开本，配上看来类似手写体的斜体圆体字或斜体字。这个划时代的想法不仅让阿尔多斯能在单页中印出更多字母，也让他可以廉价供应他小开本的经典版本。

一五〇二年起，阿尔多·曼奴奇欧有了自己的印工标记，那是一个缠绕了一只海豚的锚，中间的名字被隔成 AL-DUS（阿尔—多斯）两部分。在书籍印工艺术年鉴中，这个标记被称为“阿尔多斯之锚”，象征着深思与工作迅捷。阿尔多的这个印记可能取自文艺复兴最美的书籍《波里菲洛的情欲之梦》这本讽喻小说的一幅木刻插图。

阿尔多虽然取得威尼斯共和国十至十五年的特许状，而且多位教皇后来还多次展延期限，禁止他人翻印他的书籍，不过他的对手完全无视这些特许，仍将阿尔多的标记用在自己的产品上。

阿尔多·曼奴奇欧印制的书籍受到高度称许，不只因为细心的校订，也因为印制的精确与美观以及纸张的质量。阿尔多的能力与严谨认真，让他很快成为一个约有四十位学者的圈子的中心人物。至少诗人彼特罗·本波、史家玛里诺·山奴多（Marino Sanudo）与神学家暨作家伊拉斯摩斯，有段时间亦在这个“新学院”（Neacademie）圈子中。

这个新学院严格规定成员之间只能讲希腊文。不能遵守规定者，会被处以罚金。不支付规定金额与不清还其他罚金者，会被这个古希腊文化研究圈子开除。如果有天意外碰上一名遭到开除的成员，

那一天甚至会被视为不幸的日子。缴付的银币会被用在轻松的场合，只要金额足够一起用膳的话，阿尔多斯就该办场盛宴，在这样的日子，大家不想“像个印工”一样用餐。

一五〇七年十一月初，阿尔多·曼奴奇欧收到一封信，尽管自己工作繁忙，依然无法置之不理。对他来说，这封信甚至算是一种特殊荣誉。这封写于十月二十八日的信，来自一名正好停留在波隆纳大学的荷兰学者。信中表示：

学识渊博的曼奴奇欧，我常常希望您的技艺与辉煌的字体，以及您的精神与并不平凡的学识，在拉丁与希腊文献中所展露的明亮光芒，亦能带给您相应的功成名就。至于名声，毫无疑问，阿尔多斯·曼奴裘斯的大名将在所有致力神圣科学者的口中永远传颂。正如您现在的名声一样，您的努力不仅巨大，亦十分迷人，令人感到亲切，如我所闻，您致力重新出版并推广优秀作家，认真仔细，不求利润，真是一件艰巨的工作，相当精彩，亦能名传千古，但暂时只能帮助他人，而非您自己。我听闻，您将印行希腊文的柏拉图，而许多学者已在引颈期盼……我奇怪您为何没早些出版《新约圣经》，如果我没弄错，这会嘉惠许多读者，特别是我们神学家这一行的人……

鹿特丹的伊拉斯摩斯比阿尔多·曼奴奇欧年轻二十岁，在荷兰、法国及英国研习神学，钻研古希腊文，在神学与语言教学上已小有名气。身为英王亨利七世御医，意大利医生乔凡尼·波耶里欧（Giovanni Boerio）两位儿子的侍读，伊拉斯摩斯必须陪同两人前往

波隆纳大学就读。他借此意大利之旅的机会，顺道在杜林参加神学博士考试。

伊拉斯摩斯在巴黎首度见到活字印刷的书籍。书籍印刷成了他的媒介。将近四十岁的伊拉斯摩斯靠此发明之助，让更多读者接触与了解基督教信仰与古代知识的原始文献。为此，他想出一系列谈话，亦可同时当成优美正确的演说的教学信函与道德行为的指南。他开始收集在他看来对其当代意味深远、大半来自古代文献中的谚语与成语。由于财务因素，他经常担任富家子弟的私人教师，亦可透过这类通俗文本的例子，为其学生清楚讲解古代生活智慧与当代实践的关系。

伊拉斯摩斯在巴黎已经印行近八百条古代文献与圣经中的格言，到了亲切接待他的阿尔多·曼奴奇欧手上时，他的汇编增加到三千二百六十条。他以长篇随笔的形式来解释个别谚语，比蒙田的《随笔》早八十年，娓娓推广着许多生活观点。为了说明伊拉斯摩斯修辞优美的叙述风格，我很乐意引用他关于“快而不乱”这个体现在阿尔多印刷字体中的谚语随笔：

“快而不乱”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坚毅果决，却矜持自制，既精力充沛，又思虑周密。这个谚语相当迷人，仿佛一个谜，因为是由两种对立的概念组成……这个说法的生动活力与细腻暗示，因为贴切与完美的简洁，更形精炼，这也是我特别喜欢（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谚语和珠宝的原因，其价值因而高得令人讶异。

如果我们再想想，在这个简明扼要的说法中蕴含了无比丰

富、深沉、有用，适合各种生命情境的意义时，大家或许会同意，在无数的谚语中，只有这个谚语值得刻在所有的石柱上，写在所有圣地的墙面上，画在统治者宫殿的大门上，而且是用金色字母……因为对所有人来说，这个谚语重要到随时都要思索，随时都要注意，因为奉行这个谚语，可以带给所有人无比的好处，特别是王公诸侯……老天！一名君主的一个犹豫，一个急促的决定会招致何种灾难，令人类何其不幸！

随笔中的这一小段（文中还举出许多古代的例子详加阐释），即可看出伊拉斯摩斯尽管博学多闻，耽于修辞，却随时和当代保持关系。在他抵达威尼斯之前不久，他眼见基督的代理踏上战争之途，令他愤慨不已：在意大利以“恐怖朱立安诺”（Giuliano il terribile）一名著称的教皇朱立乌斯二世（Julius II）正率领他的部队进驻波隆纳，夺回被西泽·波奇亚（Cesare Borgia）从教皇国抢走的这座城市，并在大教堂中和其庞大的随从举办一场胜利弥撒。

伊拉斯摩斯在这座潟湖城市待了八个多月，对威尼斯的艺术，没有任何评论。他在阿尔多忙乱的大印刷坊里不停阅读、写作并校订文稿，在他刚刚完成的《格言集》（*Adagia*）付梓之际，他又开始准备新的资料。他和那位受人敬仰的印刷师傅合作无间。两位学者并未把推广“教育”视为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一种型构个体的途径。两人在这教育观念的工作上互补，相互彰显对方的名声。

一五〇八年九月，当其《格言集》刊印完成后，伊拉斯摩斯离开了威尼斯，有了新的目标：年轻的国王亨利八世邀他前往英国。在他越过阿尔卑斯山朝北前进时，伊拉斯摩斯因为好玩，而构思出